



戴棟

正在为登台做准备的戴棟

为艺术做加法 给人生做减法



现代戏中的扮相

印象

第一次见到戴棟,她是棠棣剧社排演的话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光彩夺目、柔情娇俏的“红玫瑰”。再次见到她,她是洗净舞台妆容,打扮素雅低调的家庭花园园丁,细致地照料着自家小院子里的每一株花草。

这样的她让记者有些迷惑,这个传说中的“刀马旦”似乎并不英武,也没有“川剧程式”。但在坐下闲谈交流之中,当她说到川剧唱腔时,立即直起腰背,拉开架势,唱出浑厚的台词的那一瞬间,记者猛然发现,川剧的魂、武旦的精气神早已经融入了她的身体。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外表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她养的宠物是一只看起来“无害”,但默不作声中又会突然奋起啄人的鹦鹉。

从艺近30年,川剧已经成为戴棟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戴棟在

川剧以外的生活追求——除了川剧之外,她积极实现个人表演的转型,常常在颇为小众的话剧、舞台剧等演出中发光发热;同时,广泛涉猎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门类外,通过艺术的融会贯通,增加自己在川剧人物角色表演中的立体感。在艺术的海域中尽情徜徉,用不断增加的艺术阅历和积累丰富个人内涵,却又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去过多追求得到了什么。在记者看来,戴棟用自己的生活态度展现了什么叫“随遇而安”,也告诉所有人不强求有时候更是一种“得到”。

人物谈

■记者 杨心梅

对话

记者:您是怎么走上“刀马旦”这条路的?

戴棟:我进入川剧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机缘巧合的。我14岁的时候,正好碰到有学校招川剧演员,我的老师建议我去试一下。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幸运地考上了。进入学校以后,因为协调性好,力量足,专业老师建议我选择武行。我在选择以后也认真钻研起了这一行,成为大家觉得在舞台上比较酷、比较厉害的刀马旦。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乐山川剧团,和川剧团一起走来,一走就是近30年。

记者:有人说“干一行,专一行”,您为什么会在川剧表演之余涉猎不同的艺术门类呢?

戴棟:说实话,现在的戏曲演艺并没有非常火热,也不能让演员得到理想的物质满足,但它最重要的意义是培养了人的艺术审美,而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贯通的东西。

比如我们说“唱念做打”,这是戏曲表演的四种艺术手段,同时也是戏曲表演的四项基本功。“唱”指唱功,“念”指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歌舞化戏曲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歌”,和歌唱、话剧的台词念白是挂钩的;而“做”指舞蹈化的形体动作,“打”指武打和翻跌的技艺,二者相互结合,构成歌舞化戏曲表演艺术两大要素之一的“舞”,又和我们

的舞蹈表演、武术套路表演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看起来像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艺术门类,但归根结底都是在向观众呈现最好的舞台表演效果而努力。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戏曲演出非常困难,很多人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但我当时的选择比较“轴”,我到山东艺术学院脱产学习了两年舞蹈,当时的想法就是从专业角度提升自己,让自己在川剧舞台上的表演更加吸引人。后来,我还陆续学习了专门的歌唱发声等。在把这些积累的成果转换到戏曲之中后,我感觉到自己的表演有所提升。后来参与演出话剧这种贴近群众生活的表演形式,我也是希望在不同的舞台表演形式上真听真看真感受,让自己在长期的川剧表演中固化的一些程式得到解放。

记者:我觉得您的生活态度是“在艺术上做加法,在人生选择里做减法”,您觉得恰当吗?

戴棟:很感谢您对我的认可,但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纯粹地想把自己的专业做好,把川剧演好。当然,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一个不太喜欢担任什么职务,也不追求什么演出角色大小的人,我更多的心思就是放在表演上。从艺这么多年,我也从小姑娘成为了很多川剧新人的前辈、长辈,

这么些年里,我始终坚持的一点就是尽情去享受过程,但一定不去苛求完美的结局,因为我觉得过于执着的话,反而不容易得到所谓的“完美”。

以前我选择学跳舞、唱歌,是觉得对我的表演有好处,而现在,我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好的演出状态以外,也会给剧团的新人做配角、尝试导演川剧剧目等。我希望可以带动更多的川剧新人真正投身到这个行业中,能在川剧的发展中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我也愿意参与到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中,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剧场,关注川剧。我相信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刺激”之下,我们的川剧会有更多的创新改变,也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乐山城记:一座古城的生命史》连载⑭

县署到底在城外还是在城内

■ 邱硕

隋代开皇年间所设的龙游县,是乐山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县级行政单位,直到明洪武九年(1376年)被废。文献对县衙位置的记载多有不同,实在令人困惑。唐代《元和郡县志》记载“龙游县紧郭下,本汉南安地”,《太平寰宇记》说“县在大江之西”,《輿地纪胜》记载“龙游县,倚郭”,《图书集成》引《总志》又说“龙游废县在州治东南二百五十步”。民国《乐山县志》卷4认为前三个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的龙游县衙在当时乐山城北江滨的护国寺东岳庙,因为以前此处旧名“龙游寺”,而《总志》记载的是元代的龙游县署。后来的诸多文献都沿用民国《乐山县志》的说法,将隋唐时期的龙游县县衙定在城外的护国寺东岳庙。

历史上的龙游县县衙真的曾位于护国寺东岳庙的地址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根据乐山城筑城历史,城池总体上是由南向北扩张,到清末时嘉定城的外城郭最北端为嘉乐门,护国寺还在嘉乐门以北,而隋唐时期的嘉州城郭按理是抵达不了护国寺所在地的。中国古代的县署都在城内,万没有将如此重要的行政机构置于城外的做法。就算城中有府(州)署,也没有把县署挤到城外的道理。护国寺东岳庙之所以原名“龙游寺”,大概是因县而得名,而非位于龙游县署原址而命名。

实际上,《元和郡县志》“龙游县紧郭下,本汉南安地”,这句断句应为:“龙游县。紧,郭下。本汉南安地。”“龙游县。紧”,是说龙游县是地位比较重要的县。古代地理志一般根据州县地位的轻重、辖境大小、人口多少和经济收入判定其是否为“紧”。“郭下”,是说龙游县是一个附郭县,县城即州(府)城。《輿地纪

胜》记载“龙游县,倚郭”,也是说龙游县是附郭县。《太平寰宇记》说“县在大江之西”,只是表明龙游县在岷江西岸,并不表示龙游县县衙的位置。

那么,龙游县县衙必定在嘉城中,绝非城墙以北之江滨。民国《乐山县志》仅从城北江滨护国寺曾叫“龙游寺”而推断以前龙游县县衙在此,是站不住脚的。倒是《图书集成》引《总志》说“龙游废县在州治东南二百五十步”,此处很可能就是自隋代起龙游县的县衙所在地,即当时之河泊所街,今之育贤街。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州县合一后,乐山便没有县级政府,原龙游县衙先后改做递运所、嘉定州同知署。递运所是明代非常重要的官署机构,负责运递官方物资和军需。据万历《嘉定州志》记载,递运所拥有马船13只、红船8只、水夫280名。从船只和人员规模来看,该官署占地应该较大。育贤街很短,街南便是育贤门,临大渡河,递运所设置在此处,非常便利调派人、船、物。

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政府在乐山重新设置县级行政单位,乐山县衙又设在育贤街此处。但短短三年之后,乾隆三年(1738年),县衙由时任知县江某迁到了邻近的望洋门内,一直使用到清末。从嘉庆《乐山县志》的县署图上可以看到清代县署布局,中轴线上依次为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凌霄亭,大堂与二堂的东边厢房为科房、厨房,县署东面有衙神祠、仓库若干、五祖祠、空翠亭等,西面有书房、画房、庭院若干。乐山县署与嘉定府衙的布局和建设理念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轴线与东西附属轴线的设置、门堂的重复叠沓、后半部分园林式的设计都仿佛是府衙的模仿,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官署标准模式

(未完待续)

做好个人防护 抗击新冠肺炎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居家防护 您都做到了吗?

- 勤洗手、常通风
- 打喷嚏遮口鼻
- 少外出、不扎堆
- 正确佩戴口罩
- 合理膳食、适度运动
- 心态平和,不信谣、不传谣
- 从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和高风险地区返回的人员应主动进行登记,按规定接受集中或居家隔离14天

积极配合做好健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应及时报告并按要求就医。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新资讯

